

BY WILL DURANT

# 希臘之生命

一之佳作部十國美年九三九一

## THE LIFE OF GREECE

譯 裔 越

行發社版出化文界世

# 目次

## 前言

古代希臘之普通文化……………(三)

自由之爭取……………(一四)

配列克里斯和民主制度之嘗試……………(二六)

雅典之勞作和財富……………(三七)

雅典人的道德和禮貌……………(五九)

配列克里斯時代的希臘藝術……………(七五)

學問之前進……………(八七)

希布克拉底誓詞……………(九七)

哲學與宗教之衝突·····	(九九)
黃金時代的文學·····	(一二〇)
希臘之自殺·····	(一四三)
我們得自希臘的遺產·····	(一五四)

## 古代希臘之普通文化

歐洲之兩個互相爭長的文化頂點——古代希臘和文學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其政治組織的根據都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家。希臘之所以如此者或許是限於地理上的關係。她全國的境內滿佈着山嶺和河道；橋樑既甚稀少，而公路又極其不良；她的出海之路雖是開通的，但能利用者祇限於經商的人民，而對於地理上的近鄰則少交接。但是地理上的理由還不足以解釋這個城市國家的由來。梯皮斯 (Thebes) 和潑拉泰亞 (Plataea) 雖同在蒲伊奧欣 (Boeotian) 平原上，但兩處的不通聲氣竟和梯皮斯與斯巴達 (Sparta) 不相上下；西巴列斯 (Sybaris) 和克羅託那 (Crotona) 雖同在義大利的海岸邊，然彼此的不通聲氣更甚於西巴列斯之與雪拉寇斯 (Syra-cuse)。經濟的和政治的興趣之不同使各城市彼此分隔；她們爲了爭奪遠地的市場

或糧食，常彼此戰鬪，或爲了海權之把持，常彼此形成對峙的狀態。

從歷史上說起來，城市國家乃是一個在高度融和或發展中的鄉村民衆——有着  
一個共同的市場，共同的會集所，在同區裏種田的人們都可以去求得公道的裁判  
所，是屬於同一個種族，和崇拜着同一個神道。從政治上說起來，在希臘人的眼  
光中，這種城市國家是可以藉以調和人類社會之兩個敵對的和時時變動的組成原素  
——即秩序和自由——之最佳而又可能的辦法；更小的民衆團體將難於獲得安全，  
而更大的則又將有專制暴虐的危險。依照着哲學家的期望，希臘之理想狀態就是有  
着許多個能融洽合作的，然而自主的城市國家。阿里斯圖德(Aristotle)認國家爲承  
認一個政府，可以在一個會場裏集議之自由人民的結合；他並以爲一個有着超過一  
萬人數的民衆之國家乃是不可能的。在希臘的文字中，單是 Polis 這一個字便足以  
同時代表城市和國家。

全世界都已知這種政治的原子主義已使希臘遭到多次的內戰悲劇。因爲伊奧

尼亞 (Ionia) 不能團結起來作自衛，所以終致降服於波斯 (Persia)。因爲希臘，雖名爲有着許多同盟和聯盟，然而不能一心一德。所以他們所崇拜的自由終致於被人所摧毀。然而希臘如若不用城市國家的辦法也是不成功的。她完全是靠了這種市政個性的思想，這種充沛的獨立性之表現，這種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組織，習尚，藝術，和神道才使希臘能從競爭和敵對之中，以一種自古社會所未有的熱烈充足的情緒和創作的精神在度着人類的生活。即以我們（美國）自己的時代而論，我們有着如此的活力和變化，有着如此的機械和動力，但是其中可也有如希臘的城市國家同其範圍的民衆，能像希臘人於備極混亂的自由中，對文明作如此豐富的貢獻嗎？

文學，也像宗教一般分化了，並也統一了希臘。詩人都用土語唱他們的詩歌，並都以本人所在的地點爲背景；但全希臘對較爲傑出者都會去聽他，並時常會鼓勵他們去取題於範圍較爲廣泛的物事。時間和偏見已磨滅了這類古代詩歌的真相，以致我們已無從去欣賞其原有的豐美和範圍，其向來著名的出語有力和章法美妙；但

是我們如竟有機會到第六世紀希臘的各島或城市裏去週游一次，則我們對於配列克里（Periclean）時代以前的希臘文字之豐富和美妙將會覺得更其令人驚奇的。他們的抒詩反映出一個感覺，思想，道德，只要不背於其身分便一切可以自由的貴族式社會；這種文雅而又經過琢磨的詩歌之體裁在民主制度之下便已漸漸的喪失了。這種詩歌的結構和長短種種不一，層出不窮，但對於韻腳則不甚着重；在希臘人的心目中，所謂詩歌，不過是一種心裏邊的想法，用韻語來表現罷了。

荷馬的（Homeric）詩是世界最古的詠史詩；然而它的非常美妙，和它的屢次提到更古的『克勒人』（Celts）歌謠，使我們從而知曉現存於世的詠詩實是從簡單的古歌謠到長而有韻的詩歌之久遠的發展中所產生出來的結果。詠特壘市被圍事之詩 Iliad 在文字和結構上都有缺點：詩裏邊雜用伊奧里和伊奧尼亞（Aeolian and Ionic）之體裁，而爲了遷就字音的高低起見各種方言又紛然雜陳；故事的情節裏邊，前後不符的地方很多，所描寫的事情和人物，其性質不能前後一貫；同一個英雄常

會死了再死，甚至好幾次；故事中的主題——亞凱爾（Achilles）的動怒和其結果——常被硬湊進去的許多種從古代歌謠裏所集攆來的雜典所掩沒。然而在大體上，故事是連貫的，文學是活潑有力的，終屬『出於人口之最偉大的詩文。』

詠烏里薩斯四鄉事之詩（Odyssey）則大不相同了，因此，頗有人疑心這是後代人假名偽造的。甚至阿力山德里亞（Alexandrian）派學者也抱着這種懷疑的態度，因而使亞里斯泰格斯（Aristarchus）不能不拿出他的全部才學來作證明，才能暫時按住衆人的爭論。這部詩裏的詩律同屬六韻體，是和希臘一切的詠史詩相同的；但是其文體，精神，和質料都和 *Iliad* 遠不相同，因此，這兩部詩如若真個是出於一人之手筆，則這個人真可算是胸羅萬式的典型了。Odyssey 的作者較爲講究文字上的藻飾，並較富於守學思想，但較少好戰和強暴的念頭；他也較爲富於自我意識，較富於默想，心地較爲安閒文靜；詩裏邊的口氣是如此的文雅，以致本德萊（Benfley）嘗以爲這部詩是完全婦女閱讀而著的。



這兩部詩——是許多詠史詩中之碩果僅存者——已成爲希臘文學遺產中之最可寶貴的分。荷馬 (Homer) 是希臘教育之中流砥柱，希臘神話之貯藏箱，劇本之資料來源，道德訓育之基礎，和——這是最奇怪的——正統神道學之聖經。希羅圖德 (Herodotus) 曾記 (也許含着一些誇張的意思) 使亞林配亞 (Olympians) 諸生物得到各別的人形，使混亂的上天得到秩序者就是荷馬與希西奧特 (Hesiod)。荷馬所創造出來的神人很有偉大的地方，我們就因他們也有失敗的地方，所以喜歡他們；但學者早已發覺這幾位創造神人的詩人之本心裏其實懷着一種最不宜於國家聖經之嬉戲式的懷疑念頭。這些神人如親戚一般爭鬧，如蚤蝨一般犯奸淫，並具有如世人一般的必需以維持生活的弱點——愛情和睡眠之需要；他們一切都像世人，除了饑餓和死亡。在聰明上，沒有人能及得到烏里薩斯，在英雄俠義上，沒有人能及得到海格脫 (Hector)，在溫柔上，沒有人能及得到安特羅麥克 (Andromache)，在尊嚴上，沒有人及得到耐斯脫 (Nestor)。只有第六世紀的詩人，滿懷着伊奧尼亞式

的疑念，才能創造出如此的神人滑稽劇。這種詠史詩其實不過是拿亞林配亞人來作一種玩笑的資料，竟會被全希臘拿來當作道德和信仰的支持物，其可說是歷史中的一樁幽默事情了。但這種反常的物事，其結果終是發生了爆炸了；幽默毀消了信仰，而人類之道德發展也起而反抗那些神人之替代式的道德信條。

宗教沒有能使希臘統一，但體育則——間歇的——做成了這樁事情。希臘人都到亞林配亞，台爾飛 (Delphi)，哥林斯 (Corinth)，和尼米亞 (Memea) 去，不是去拜神——因為拜神是隨地可行的——而是去參觀運動選手的比賽，和各地方希臘人大會集之熱鬧。亞力山大 (Alexander) 帝是一個能對希臘作客觀的人，他就簡直以亞林配亞為希臘之首都。

我們從這個運動的題目上才找到了真正的希臘宗教——健康，美麗，和力量之崇拜。『能健康，』雪孟聶地斯 (Simonides) 說：『就是人生最美之事；其次就是有美麗的外形和性格；第三，由正義之道取得的財富；第四，善用青春。』『一個

人的一生之中，最大的榮譽就是，『*Odyssey* 奧地塞』書裏曾說：『他親自用手和脚所做成的事或取得的物事。』一個貴族性的民族，處身於人數遠超過他們的奴隸羣中，並且時時須出力去抵禦較大的國家之侵犯，則身體之壯健也許確是必要的。古代的戰事，其勝負全繫於兵士之體力和技能，而希臘之所以着重其舉世聞名的運動比賽者，其原因就在於此。我們不應想像一般的希臘人一個學者，爲一個愛好伊斯基勒斯 (*Aeschylus*) 或柏拉圖 (*Plato*) 的文人；實則他們也像典型式的英國人或美國人，對於運動最感興趣，而最受崇拜的運動員就是那些塵世中的神人。

希臘藝術之來源就是：表現和藻飾之衝動，希臘宗教之神人同形同性特質，和體育性質與理想。古代的希臘人，也像別的原始民族一般，在覺悟不該用生人殉葬之後，便以彫刻的或圖畫的人形爲替代。後來，他們又供設祖先的神像在自己的家裏；或把自己的像或所愛者的像供設到神廟裏去，作爲一種許願的表示，以異神靈

之默佑。

但單是烟土比里純還不能使希臘藝術臻於偉大之境。它還需要一種由於文化之接觸而產生之技術上的完美和手藝之傳授與發達；在希臘人的心目中，藝術確是一種手藝，而藝術家從手藝人之產生是如此的自然，以致希臘人對於兩者差不多並不加以區別了。它還需要一種對人體的認識，將其健康的發展作為比例，勻稱，和美麗之模範；它還需要一種對美麗之銳感的和熱烈的愛好，而這種愛好心須達到不怕任何辛勞將一切美麗物事乘其美麗達到最高點的時節即揣摩下來的地步。斯巴達的婦女都把亞普羅 (Apollo) 那雪塞斯 (Narcissus) 海雅星塞斯 (Hyacinthus)，或別的美貌神人的像擺在自己的臥室裏邊，希望她們能夠生下相貌也是如此美麗的孩兒。沙潑賽勒斯 (Gypselus) 遠在第七世紀時即已發起婦女的競美比賽；據亞底納斯 (Athenaeus) 之說，這種時時舉行的比賽一直延長到基督教的時代還繼續着沒有停止。

我們回溯到這種其類繁多的文明時我們才漸漸的領會希臘人爲什麼會對長跑一項如此的努力競爭。我們可以描寫愛琴 (Aegean) 海區域爲住着一大羣繁忙的，好鬪的，活潑的，富於發明心的希臘人，很倔強地植足於各海口，發展他們的從種田起到工業和商業爲止的經濟，並已創造下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這個新文化的成熟實是驚人的快速，在紀元前第六世紀中卽已樹下了第五世紀各項成就的基礎了。這個文明，在某幾方面，實是優於配列克里 (Periclean) 時代的文明——詠史詩和抒情詩都更爲優美，由於婦女已有了較大的自由和心理活動，使這個文明更爲活潑生色，而在治理上也勝於以後的民主時代。民主的基礎，其時也早已有了樹立的準備；到了那一個世紀的末葉，獨裁制已教會了希臘人怎樣的保守秩序，因而使希臘的自由成爲可能。

那時，自治觀念尙是一件世上簇新的物事；無論哪一個大社團都還沒有敢嘗試

無需皇帝的的生活方法。從這種愛好獨立之高傲意念，個人的和集體的，即產生了一種能促進希臘對任何事業都肯努力的有力刺激劑；使他們能在藝術和文字上，科學和哲學上獲得令人難信的成就者就是他們的自由權。大部分的人民其時，並永是如此，確仍庇護和愛好迷信，神權，和神話；不過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是人，終須有些安慰。但雖然如此，希臘的生活依舊還是未有先例的不受宗教之束縛；政治，法律，文學，和思想都已一一的從宗教掌握之中分隔而解放出來。哲學已漸漸地造成了對世界與人類，對身體與靈魂之自然主義式的解釋方法。前所未聞的科學已創出她第一批大胆的公式；歐几里德 (Euclid) 的原質已被人承認；思想之光明，有序，和誠實已成爲大多數人的理想。一次英雄的血肉和精神的努力已從外來的專制主義和黑暗的神道之手救出了這種成就，並替歐洲的文明取得了極費磨煉的自由之權別

## 自由之爭取

在紀元前五二二年中，波斯王大里亞斯(Darius)一世跨過鮑斯波勒斯峽 (Bosphorus) 侵入雪地亞 (Scythia)，再向西進征服了塞拉斯 (Thrace) 和馬其頓 (Macedon)。當他回到本國京城時，他已把他的國境大加擴充，包括了波斯，阿富汗，印度北部，土耳其，米蘇波太米亞 (Mesopotamia) 阿拉伯北部·埃及，塞潑勒斯 (Cyprus)，巴力斯坦，敘利亞，小亞細亞，東愛琴海 (Aegean)，塞拉斯，和馬其頓；這個國家的疆域之廣大為從古所未有，但也因而引起了後來人效法他作擴充疆土的雄心。其中惟有一個重要的國家沒有被捲入這政治和商業的網羅，那就是希臘。直到紀元前五一〇年時，大里亞斯還沒有聽見過這個國名。『雅典人嗎？』他問說：『他們是誰？』約五〇六年左右，獨裁者歇比亞斯 (Hippias) 被雅典 (A-

hens)的革命所推翻，他逃到沙迪斯(Sardis)的波斯省治，去求他們援助他復位，自願將亞狄加區域劃歸波斯管轄以爲報酬。

這原已是一種引誘了，再加上五〇〇年時又發生了一項挑釁的事件。小亞細亞境內的希臘城市，向來受治於波斯已有五十多年，這時忽然逐去波斯的省長，宣告獨立。密里多斯(Miletus)地方的亞里斯太高拉斯(Aristagoras)特地跑到斯巴達去，想求援助，但沒有成功；他再跑到伊奧尼亞許多城市人民的家鄉雅典去求援，他的說詞非常之動聽，於是雅典人即遣派二十艘戰船去幫助他；其時伊奧尼亞的人民確有着希臘人固有的特性，對獨立之爭取非常之努力；每個背叛的城市都各自集起自己的軍隊，各自指派統領之人；米里希亞(Milesian)的軍隊，由一位有勇無謀的將官統率着，直向前進，把沙迪斯城燬爲平地。伊奧尼亞的聯盟國家組織了一個聯合艦隊，但不幸其中一個分子，沙米亞(Garnian)竟私下和波斯省治講了和，因此，當四九四年波斯和伊奧尼亞的聯合艦隊在拉特地方相遇作那一次歷史上很有名



的大海戰時，沙米亞人的戰船竟不戰而退去，還有別個城市的戰船也相繼退出。伊奧尼亞人因此大敗，受創甚重，以致她的文明也同遭了這次物質和精神上的大難，一直沒有能夠恢復原狀。波斯人圍攻密里多斯，攻進了城，殺死了所有的男子，俘虜了所有的婦女和兒童，將城中盡情的劫掠，至於使這個城從此衰落，降於不重要的地位。伊奧尼亞全境重新爲波斯人所統治，而大里亞斯因痛恨雅典人之出頭援助叛逆，便立意要征服希臘。這個小小的雅典城，不過因對於一個同種人的城出於義憤地給了一次援助，但不料竟因此觸怒了一個強盛其百倍於她的國家。

四九一年間，由大鉄斯所統率的六百艘波斯戰船從薩摩司(Samos)出發，駛過了愛琴海，中途順便收服了沙格蘭地斯(Cyclades)羣島，帶了二萬名軍隊到達了憂鼻亞(Euboea)的海岸邊。憂鼻亞於經過短期抵抗之後即投降了敵人，波斯人即跨過海峽直達亞狄加。他們安營於馬拉松(Marathon)的附近，因爲歐比亞斯曾向他們說過這裏是一遍平原，最利於他們的遠勝於希臘人的馬隊。